

中国学生

阳光晨读

书系



追逐 梦想的星辰

宿 宁 编著

※ 信念理想主题 ※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果壳文化传播公司

在这本书里 有信念的星辰 有理想的光芒
永恒闪耀 在少年的天空

中国学生

阳光晨读

书系

追逐 梦想的星辰

※ 信念理想主题 ※

宿宁 编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果壳文化传播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追逐梦想的星辰 / 宿宁编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229-05094-8

I. ①追… II. ①宿… III. ①世界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现代 IV. ①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04693号

追逐梦想的星辰

ZHUIZHU MENGXIANG DE XINGCHEN

宿 宁 编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张 捷 袁婷婷

责任校对: 李小君

策 划: 怀黎文化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

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出品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天旭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10 字数: 139千

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094-8

定价: 1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 有多少爱，就有多少悲悯 /1

- ◎ 史铁生：树林里的上帝 /2
- ◎ 屠格涅夫：小鹌鹑 /6
- ◎ 赫伯特：寄生物 /13
- ◎ 迟子建：哀蝶 /18
- ◎ 福克纳：他的名字是彼得 /23
- ◎ 辛格：山羊兹拉特 /27
- ◎ 安妮：安妮日记（节选） /35

第二章 见证生命的传承 /43

- ◎ 龙应台：目送 /44
- ◎ 克莱奥尔：幼犊 /49
- ◎ 雷抒雁：生死之间 /55
- ◎ 达·芬奇：鹰的遗言 /60
- ◎ 洛克菲勒：1897年圣诞节家书 /64
- ◎ 拉格尔克维斯特：父亲与我 /70

第三章 寻找会飞的时光 /77

- ◎ 法布尔：寄生虫 /78
- ◎ 施瓦布：普罗米修斯 /84
- ◎ 周涛：虫子，爬吧 /90

- 
- ◎ 斯塔夫里阿诺斯：全球通史·序 /96
 - ◎ 东山魁夷：心灵的镜子 /102

第四章 长翅膀的岁月 /109

- ◎ 威尔斯：盲人国 /110
- ◎ 马尔克斯：一个长翅膀的老人（节选） /117
- ◎ 里柯克：倒行逆施的贾金斯先生 /123
- ◎ 老舍：老字号 /129
- ◎ 毛姆：无所不知的男人 /136
- ◎ 博尔赫斯：刀疤 /143
- ◎ 志贺直哉：牵牛花 /150
- ◎ 德富芦花：散文一则 /154

第一章

有多少爱，
就有多少悲悯

Youdunoshao ai jiu you
duoshao beimin





树林里的上帝

史铁生

作者介绍:

史铁生（1951—2010），当代著名作家。史铁生21岁时，双腿瘫痪，后染急性肾损伤、尿毒症。他生前一边与疾病作顽强的斗争，一边坚持勤奋的文学创作，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积极而可贵的成果，著作有：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《命苦琴弦》《我与地坛》《务虚笔记》《病隙碎笔》等。

入选理由:

史铁生的身体令他有别于其他作家的人生体验，《树林里的上帝》是他对生命、命运的提问，具有同类散文很难达到的深度。

经典导读:

我喜欢他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是，他的想法和文字明净，不曾神神鬼鬼牵丝攀藤。他的手总是温暖的，宽厚的。他把自己看轻了，才能去爱自己，爱世界。

——陈村

人们说，她是个疯子。她常常到河边那片黑苍苍的树林中去游荡，穿着雪白的连衣裙，总“嘀嘀咕咕”地对自己说着什么，像一个幽灵。

那儿有许多昆虫：蝉、蜻蜓、蜗牛、蚂蚱、蜘蛛……她去寻找每一只遇难的小虫。

一只甲虫躺在青石上，绝望地空划着细腿。她小心地帮它翻身。看它张开翅膀飞去，她说：“它一定莫名其妙，一定在感谢命运之神呢。”

几只蚂蚁吃力地拖着一块面包屑。她用树叶把面包屑铲起，送到了蚁穴近旁。她笑了，想起一句俗话：天上掉馅饼。“它们回家后一定是又惊又喜。”她说，“庆祝上帝的恩典吧！”

一个小伙子用气枪瞄准着树上的麻雀。她急忙捡起一块石子，全力向树上抛去。鸟儿“扑棱棱”飞上了高空……几个老人在河边垂钓。她唱着叫着，在河边奔跑，鱼儿惊惶地沉下了河底……

孩子们猫着腰，端着网，在捕蜻蜓。她摇着一根树枝把蜻蜓赶跑……这些是她最感快慰的事情。自然，这要招来阵阵恶骂：“疯子！臭疯子！”但她毫无反应。她正陶醉在幸福中。她对自己说：“我就是它们的上帝，它们的命运之神。”

然而，有一种情况却使她茫然：一只螳螂正悄悄地接近一只瓢虫。是夺去螳螂赖以生存的口粮呢？还是见瓢虫死于非命而不救？她只是双手使劲地揉搓着裙子，焦急而紧张地注视着螳螂和瓢虫，脸色煞白。她不知道该让谁死，谁活。直至那弱肉强食的斗争结束，她才颓然坐在草地上，“我不是一个善良的上帝。”她说。而且她怀疑了天上的上帝，他既是苦苦众生的救星，为什么一定要搞成这你死我活的局面？

她在林中游荡，“嘀嘀咕咕”的，像一个幽灵。

一天，她看见几个孩子用树枝拨弄着一只失去了螫针的蜜蜂。那只蜜蜂滚得浑身是土，疲惫地昏头昏脑地爬。她小时候就听姥姥讲过，蜜蜂丢了螫针就要被蜂群拒之门外，它会孤独地死去。蜜蜂向东爬，孩子们把它拨向西，它向西爬，又被拨向东。她走过去，一脚把那只蜜蜂踩死了。她呆呆地望着天空……

她从此不再去那树林。



这绝不只是一篇简单的关爱昆虫的散文，而是关于生命和命运的反思与追问。

也许提一下史铁生著名的《我与地坛》会让我们更好地感悟此文。《我与地坛》中有一节，记录了他在地坛公园遇到一个漂亮但弱智的小女孩，“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，作出怪样子来吓她，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拦截她，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惶地东跑西躲”，进而史铁生写道，“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？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。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许多苦难给这人间，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，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，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：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，世界还能够存在么？”

这篇《树林里的上帝》可视为上述困惑的进一步追问——谁是为世间万物的命运设计者？这个命运设计者遵照的是怎样的标准？如果这个设计者是善良的，为什么那么多弱小的生命会遭遇痛苦的命运？

当“疯女人”决定以善良的心去扮演树林里昆虫们的上帝，她遇到了更大的困惑——她可以保护那些将要遇难的小虫，却不知怎样干预一次昆虫之间的捕食，更无法救助已经被蜂群遗弃又被孩子戏弄的“残废”了的蜜蜂……命运并不是善良就可以得到安抚的，这背后一定有一个人类无法察觉的规则。

史铁生说：“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……就命运而言，休论公道……那么，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？……假设智慧的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，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？”回答这一问题，需要我们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、智慧和勇气。



阅读使心灵成长。跟踪你的阅读心得，品味心灵获得的不同体验。



这个“疯女人”想去扮演树林里昆虫们的上帝，为它们逃脱苦难，获得食物与自由，她也确实帮助了很多昆虫，可是，为什么最后“她从此不再去那树林”了？

1. 她觉得自己帮不了那么多小虫，所以灰心了。
2. 她为她无奈中踩死蜜蜂而感到悲伤，所以不愿意再去树林了。
3. 她想用善良的标准做“上帝”，却要眼睁睁地看着瓢虫被螳螂吃掉，甚至亲手杀死一只蜜蜂……她发现自己有许多想不通的地方，做不了这个“上帝”。



1. 你领会到了第一层面，匆匆阅读之下，能有这样的体会已经不容易了。
2. 你领会到了第二层面，看到那只被孩子戏弄，在尘土里翻滚的蜜蜂，你会为之悲悯。
3. 你领会到了最内核的东西。这篇散文，被很多人称为情感复杂的哲思，年少的你能跟得上史铁生的思想和情感，非常了不起！



办 鹁鹁

屠格涅夫



作者介绍:

伊凡·谢尔盖耶维奇·屠格涅夫（1818—1883），俄国著名小说家、诗人和剧作家。他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，他既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，又善于抒情，语言简洁、朴质、精确、优美，为俄罗斯语言的规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主要作品有《木木》《贵族之家》《前夜》《父与子》《猎人笔记》等。



入选理由:

屠格涅夫生于贵族家庭，却没有因为家世出身成为一个居高临下的高傲冷漠的人，他倾向于同情弱者，这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。从这篇《小鹁鹁》我们就能看到屠格涅夫那颗柔软而悲悯的心。



经典导读:

屠格涅夫完全不解释人物的言行；他只是很冷静地写下人物的言行，留下广阔的空间让读者联想、意会。

——董桥

我现在给你们讲个故事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，那时我才十岁。

那是个夏天。当时我跟父亲住在南俄罗斯一个田庄里。田庄周围好几里都是草原。附近没有树林子，也没有河。只有一些不深的冲沟长满灌木，像绿色的长蛇一样在各处切断平坦的草原。在这些冲沟底下潺潺流着溪水。在有些地方，就在陡坡下面，可以看见一些清泉，泉水像眼泪一般清莹。一些脚踩出来的小径通到清泉这里。泉水边湿漉漉的泥地上杂乱地印满了小鸟和小动物的脚迹。它们和人一样，也需要清水。

我父亲是个打猎迷。只要家务不忙，天气又好，他就拿起猎枪，背上猎袋，唤来他那只叫宝贝儿的老猎犬，出发打沙鸡和鹌鹑去了。他看不起兔子，把它们留给那些带着快犬的猎人去打。我们这里不大有别的鸟，只有秋天才飞来一些山鹑。可是鹌鹑和沙鸡很多，特别是沙鸡。冲沟边上常有一些干土围成的圆圈，这就是它们掘的。

我父亲常常把我带去……我高兴极了！我把裤腿塞进皮靴筒，肩膀上挂个水壶，自以为是个猎人了！我走得汗如雨下，小石子钻进我的皮靴，可我不觉得累，也没有落在父亲后面。每次枪声一响，鸟一掉下来，我总是站在那里跳个不停，甚至大叫——我太高兴了！

受伤的鸟有时在草上，有时在宝贝儿的牙缝里挣扎拍翅膀，流着血，可我总是兴高采烈，一点不觉得有什么怜悯心。我要是能亲手开枪打死沙鸡和鹌鹑，我还有什么会不答应啊！可是父亲对我说，不到十二岁就不给我枪，到时候给我的也只是单筒枪，而且只许打云雀。这种云雀在我们那里可多了。在大晴天里，它们常常几十只几十只地在明朗的天空中盘旋，越飞越高，发出银铃般的声音。我望着我这些未来的猎物，用背在肩膀上代替枪的木棍对它们瞄准。当它们离地两米来高，在突然落到草堆里去之前浑身颤动的时候，打中它们是很容易的。

有时候在田野上，在割过庄稼的地里，或者在绿茵里远远出现些野雁。我想，只要打死一只这种大家伙，以后不活也值得了！我把它们指点给父亲看，可父亲每次都对我说，野雁这种鸟极其小心谨慎，不让人接近它们。有一回他

试试看想偷偷走近一只孤零零的野雁，以为它中了枪，离群了。他吩咐宝贝儿跟着他走，让我留在原来地方。他在枪里装上特大砂弹，再一次回头看看宝贝儿，甚至警告它，低声命令它说：“退后！退后！”他低低弯着腰，不是直接向着野雁走，而是绕着走。宝贝儿虽然没有压低身子，可是走得也很奇怪：撇开了腿，夹紧尾巴，咬住一片嘴唇。我忍不住，几乎要爬着去追父亲和宝贝儿了。可是还没到野雁三百步的地方，野雁先是跑，然后拍拍翅膀，飞起来了。父亲开了一枪，可是只能望着它飞走……宝贝儿窜上前去，也望着。我也望着……我多生气呀！它只要再等一会儿就好了！特大砂弹一准打中它！

有一回，正好是彼得节(俄历六月二十九日)前夕，我跟父亲去打猎。那时沙鸡还小，父亲不想打它们，就到黑麦地旁边的橡树丛里，这种地方常常有鹌鹑。那里草不好割，因此草好久没动过了。花很多，有箭筈、豌豆、三叶草、挂钟草、毋忘我花、石竹。我同妹妹或者女仆到那里去的时候，总是采上一大把。可是我跟父亲去就不采花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有失猎人的身份。

忽然之间，宝贝儿踞地作势。我父亲叫了一声：“抓住它！”就在宝贝儿的鼻子下面，一只鹌鹑跳起来飞走了。可是它飞得很奇怪：翻着跟头，转来转去，又落到地上，好像是受了伤，或者翅膀坏了。宝贝儿拼命地去追它……如果小鸟好好地飞，它是不会这样去追的。父亲甚至没法开枪，他怕散弹会把狗打伤。我猛一看：宝贝儿加紧扑上去——一口咬住了！它抓住了鹌鹑，叼回来给父亲。父亲接过鹌鹑，把它肚子朝天放在掌心上。我跳了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说，“它本来受伤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父亲回答我说，“它本来没受伤。准是这儿附近有它一巢小鹌鹑，它有意装着受了伤，让狗以为捉它很容易。”

“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”我问。

“为了引狗离开那些小鹌鹑。引走以后它就会飞走了。可这一回它没有考虑到，装得过了头，于是给宝贝儿逮住了。”

“那它原来不是受了伤的？”我再问一次。

“不是……可这回它活不了啦……宝贝儿准是用牙咬了它。”

我靠近鹌鹑。它在父亲掌心上一动不动，耷拉着小脑袋，用一只褐色小眼睛从旁边看着我。我忽然极其可怜它！我觉得它在看着我并且想：“为什么我应该死呢？为什么？我是尽我的责任，我尽力使我那些孩子得救，把狗引开，结果我完了！我真可怜啊！真可怜！这是不公平的！不公平！”

“爸爸，”我说，“也许它不会死……”

我想摸摸鹌鹑的小脑袋。可是父亲对我说：

“不行了！你瞧，它这就把腿伸直，全身哆嗦，闭上眼睛了。”

果然如此，它眼睛一闭，我就大哭起来。

“你哭什么？”父亲笑着问。

“我可怜它，”我说，“它尽了它的责任，可是我把它打死了！这是不公平的！”

“它想要滑头，”父亲回答说，“只是要不过宝贝儿。”

“宝贝儿真坏！”我心里想，这回我觉得父亲也不好。“这是什么要滑头？这是对孩子的爱，可不是要滑头！如果它不得不假装受伤来救孩子，宝贝儿就不应该捉它！”父亲已经想把鹌鹑塞进猎袋，可我向他要过来，小心地放在两个手掌之间，向它吹气……它不会醒过来吗？可是它不动。

“没用的，孩子。”父亲说，“你弄不活它。瞧，摇摇它，头都直晃荡了。”

我轻轻地把它嘴抬起来，可一放手，头又耷拉下来了。

“你还在可怜它？”父亲问我。

“现在谁喂它的孩子呢？”我反问。

父亲定睛看看我。

“别担心，”他说，“有雄鹌鹑，它们的爸爸，它会喂它们的。等一等，”他加上一句，“宝贝儿怎么又踞地作势了……这不是鹌鹑窠吗？是鹌鹑窠！”

真的……离宝贝儿的嘴两步远，在草上紧紧并排躺着四只小鹌鹑。它们你挤我我挤你，伸长了脖子，全都同时很急地喘气……像是哆嗦着！它们羽毛已

经丰满了，绒毛没有了，只是尾巴还很短。

“爸爸，爸爸！”我拼命地叫，“把宝贝儿给叫回来！它要把它们也咬死的！”

父亲叫住了宝贝儿，走到一边，坐在小树丛底下吃早饭。可我留在窠旁边，早饭不想吃。我掏出一块干净手帕，把雌鹌鹑放在上面……“没妈的孩子，看看吧，这是你们的妈！它为了你们，把自己的生命牺牲了！”几只小鹌鹑照旧抖动全身，很急地喘气。接着我走到父亲身旁。

“这只鹌鹑，你能送给我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好吧。可你想拿它干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把它给埋了！”

“埋了？！”

“对。埋在它的窠旁边。把你的小刀给我，我要用它挖个小坟。”

父亲很惊讶。

“让那些小鹌鹑到它的坟上去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不，”我回答说，“可我……想这样。它将在自己的窠旁边安眠！”

父亲一句话也没说。他掏出小刀给了我。我马上挖了个小坑，亲亲小鹌鹑的胸口，把它放到小坑里，撒上了土。接着我又用那把小刀截下两根树枝，削掉树皮，十字交叉，用一根草扎住，插在坟上。我和父亲很快就走远了。可我一直回头望……十字架白晃晃的，很远还能看见。

夜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我在天上。这是什么？在一小朵云彩上坐着我那只小鹌鹑，只是它全身也是白晃晃的，像那个十字架！它头上有个小金冠，像是奖赏它为自己的孩子殉了难！

过了五天，我和父亲又来到原来地方。我根据发了黄但没有倒下的十字架找到了小坟。可是窠空了，几只小鹌鹑不见了。我父亲要我相信，是老头子，小鹌鹑的父亲，把它们带走了。等到几步远的矮树丛下面飞出只老鹌鹑时，父亲没有开枪打它……我想：“不对！爸爸是好的！”

可是奇怪，从那天起，我对打猎的兴头没有了，我已经不去想父亲将要送

我枪的那一天！虽然我大起来也开始打猎，可我始终成不了一个真正的猎人。后来又有一件事情使我抛弃了这玩意儿。

有一回，我同一个朋友去打黑琴鸡。我们找到了一窠琴鸡。雌黑琴鸡飞了出来，我们开枪打中了它。可是它没倒下，带着小琴鸡一起继续飞。我正想去追它们，我的朋友对我说：“还是在这儿坐会儿，把它们叫过来……它们马上就要回来的。”

我的朋友吹口哨学琴鸡叫吹得极好。我们坐了一会儿，他开始吹口哨。真的，先是一只小的应和，接着又是一只，这时我们听到雌琴鸡咕咕叫，叫声又温柔，离得又近。我抬头一看：它正穿过乱草向我们过来，来得很急很急，整个胸部都是血！这就是说，慈母的心再也忍受不住了！这时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坏！我站起身子，拍起手来。雌琴鸡马上飞走了，小琴鸡也不响了。我的朋友很生气，他以为我疯了……“你呀，把这场打猎全给毁了！”

可从那天起，我对于打死什么和使什么流血感到越来越难受。



不妨设想自己就是那只鹤鹑或者琴鸡，庞大的扛着猎枪的人类，是多么残忍，他根本不会听你的哀鸣，不会因为你的流血而心软，他会毫不犹豫地举起猎枪扣动扳机。而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取乐。

面对战争中被无辜屠杀的普通人，人类震惊、哀痛，要世代记住这样的悲剧。每天都有人在高呼尊重生命，但是，这种哀痛只因为人类自己而产生，这种尊重只适用于人类本身，对于为了取乐而屠杀的动物，人类视而不见，面无表情。在那些被屠杀的动物中，也有父亲，也有母亲，也有孩子……甚至，屠格涅夫告诉我们，它们也有情感，也有愿望，也有生存下来的渴望。尽管它们在我们眼中弱小、卑微，这就是人类可以随意决定它们生死的理由吗？要知道，那些战争中被无辜屠杀的普通人，在屠杀者的眼中也是弱小、卑微的。

肤浅的人往往居高临下地对待身边弱小的生物，他没有原始的狩猎者那样

勇敢和求生的智慧，却集成了远祖的嗜血和愚昧。真正的文明人应该对万物怀抱悲悯和敬畏之情，对卑贱的事物怀有深切的同情和体谅。



阅读使心灵成长。跟踪你的阅读心得，品味心灵获得的不同体验。

屠格涅夫两次打猎看到的，都是雌鸟为了保护幼鸟而牺牲自己。而结尾表达的又是对杀戮和流血的反感。你觉得他想表达的到底是“母爱的伟大”还是“杀戮的无情”？

1. 他想表达的是“母爱的伟大”。
2. 他想表达的是“杀戮的无情”。
3. 都是，又都不是，他是在这两种情感的地基上，搭建起一个更大的情感——对生命的悲悯和敬畏。



1. 你在阅读中，更倾向感性，容易与文中流露的情感产生共鸣。
2. 你在阅读中，更倾向理性，习惯在文字中产生理性的反思。
3. 有人说，多高的个子能看到多远的风景，你的心灵决定了你能读到更深远的情感，在这一刻，你与屠格涅夫的心灵相通了。